

步步为营

李慧玲

一步 一步 为 营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李慧玲著

—— 早报·现在丛书 ——

步步为营

-
- 作者 李慧玲
- 责任编辑 钟宝玲
- 封面设计 何雪芬
- 封底摄影 吴新慧
- 出版 联合早报
1000 Toa Payoh North, News Centre
Singapore 318994
- 八方文化企业公司
5 Toh Tuck Link, Singapore 596224
www.wspc.com/chinese
- 发行 八方文化企业公司
(世界科技出版公司之附属机构)
- 联络 65-64665775 支线432/433
chpub@wspc.com
- 印刷 KHL Printing Co Pte Ltd
- 初版 2003年6月
- 国际书号 1-879771-77-2
- 定价 S\$10.90
- 版权所有 © 联合早报

出版缘起

《联合早报》的前身——《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从创刊那天起，也开创了重视副刊的传统。副刊名为“副”，为的是有别于主报。就本地华文报业史，或从整个华族文化史的角度上看，副刊在弘扬华族文化，提供文艺绿洲，造就文化新秀等方面所起的作用，并不居于次等地位。一部华文报业史、华族文化史，抽去华文报副刊，必显得贫乏苍白。

《联合早报》历经多番变迁，重视副刊的精神始终一脉相承。但我们并非简单地“克隆”传统，而是在审视、继承的前提下，紧密配合时代的步伐，不断变革，推陈出新。因此，我们于1999年将副刊定名为《现在》。

《现在》犹如处在桥梁两方的中点，是继往与开来间的当下，强化了报章的时效特质。《现在》开创了华文报副刊的新局，它注重文化艺术，也追猎娱乐时尚；它广纳生活信息，也深化报道批评；它小足以供品茗怡情，大则有助开阔视野。

值此《联合早报》庆祝80周年之际，我们与八方文化企业公司携手推出六本书——《四方八面》、《阿伦笑看人间》、《余云看见》、《港情流露》、《步步为营》和《男子汗》。这套丛书在一定程度上，从多个面向

反映了《现在》多元化的面貌，也是早报呈献给关心，爱护我们的读者的一份心意。

联合早报总编辑 林任君

目录

出版缘起	v
像	001
合并的年代	003
你们我们	006
问题女人	008
到哪一个角落去说	011
你不能输，我没说赢	014
学校的某年某月	017
一条裤子	020
欢迎参观	022
父女之间	024
爸妈的老家	026
如果不当记者	028
市场力量的催促声	031
谁才属于大家	034
梦发尸味	037
可以岛国，不能企业	039
金钱攻势	042
一个华语电视节目观众的期望	045
寻人启事	047
适度的骄傲	050
部长来我的选区	053
市场有力量吗？	056
别人的剧院	059
我不是	061
我是游客	063
买裸汁	065
贤人减薪	068
中间竟无人	071



本书的大部分文章是我在《联合早报》副刊专栏“港情流露”中写“岛国”的作品。“岛国”在整本书中特指我的国家，这个“称谓”对我来说既有亲近感，又有距离感。

目录

官与仆	075
争人与人争	078
不只是冷气的问题	081
时代的末端	084
「玩完」	086
尴尬处境	089
阅读国庆群众大会信息的方式	092
在普大思索南大	095
战争和大选来了	097
全套或者半套	100
学作选民	103
我和我自己的影子的寂寞	106
对理想的坚持摇摇欲坠	110
危险之境	114
那条仁定巷	117
国家与头巾	120
大学之道	124
他们的苦和我的痛	127
轻舟已过	129
学马来语	131
回到伦敦	133
港大的启发	135
必要的思考	138
市场力量碰到傲慢	141
丧礼	144
房子已经几乎搬空	147
步步为营	150
新加坡很舒适，新加坡很让人不安	154
跋	159

圣诞节当晚，D邀请我和CL，还有D的邻居到家里吃饭。天气开始稍稍回暖，但是圣诞还是像极圣诞，我们用厚衣服把自己裹起来，到了D的家，她还开了暖气。圣诞树的灯在闪烁，礼物摆了满地。

D的邻居是一对澳洲夫妇。我们开始聊天，灯光昏暗，感觉异乡得很，只差没有火炉，窗外没有飘雪。D是因为上回澳洲夫妇请她到家里吃晚餐，所以这次回请他们，我和CL作陪。身在异地，国籍在无形中变得很重要，我、CL和D的先生A谈起岛国的情形，澳洲夫妇讲讲澳洲的圣诞，而来到香港，我们都可以用一种轻松与置身度外的语气、或者嘉许，或者嗤笑。

D说可以上菜了，我们已经喝完第一轮鸡尾酒，坐到桌前来。澳洲夫妇猜测D到底上什么菜，他们来之前猜想D会炒个什么星洲米粉的。结果，D煮的是海南鸡饭。她端出来时特地问我像不像，因为两个月前我新人伙时招待D他们的，也是海南鸡饭。

D的饭挺香，大家快要动筷时，我问道：“鸡饭的辣椒呢？”差一点就忘了，D赶快去取。澳洲夫妇不怎么明白辣椒的重要，虽然男的说喜欢吃辣椒，但是即使没有辣椒配鸡饭，他大概也不知道是一种缺憾。

像

开始享受D的厨艺，A透露鸡是他从岛国带来的。我们睁大眼睛，听他说生鸡经过关卡照X光时照出的骨感，关卡的职员必定很是奇怪。这样难为情的事情也做？我们以为只有老太太从大陆来港才提着鸡鸣鸭。A坚持从岛国带来的生鸡做的海南鸡饭才像。难道我们不觉得味道不同吗？他问。我和CL、D，除了感激，更多是佩服。如果让香港媒体大事报道，那一定很好看，“岛国驻港XX机构的XX，老公捉来生鸡一只”。贻笑大方。不过很执著。

那晚回家后，我还在玩味那只生鸡和我们的海南鸡饭，还特地电邮给D在北京的同事，把这只生鸡的故事告诉她。我想，这是我吃过最海南鸡饭的海南鸡饭。我们在岛国时，昂贵的海南鸡饭自然也可以在酒店吃到，但到底是随意就可以在咖啡店、小贩中心、学校的餐厅买到一包鸡饭，实在没有什么特别。我在学生时代，妈妈如果出去工作，每一顿午餐就是用海南鸡饭解决的。

而我们一踏出国门，海南鸡饭就成了上桌宴客的家乡佳肴。请同样来自岛国的朋友，就用作彼此的慰借；请外地访客，则是建立异国友谊前，先搜索自我的身分认同，真正做鸡饭的功夫倒是其次。

我喜欢吃鸡饭时A或者D问的那句：“像不像？”想到YW在离港前叮嘱，住下来后想家的时候，就到信和广场的一间餐厅，那里有岛国风味的食物，包括海南鸡饭。我当时只问她一个问题：“像不像？”

但问题是，我们在岛国最多也只是说“好吃”或“不好吃”，从来没有竖立一个可以衡量“像不像”的标准。再“像”也不过是“像”。追求尽量接近那个原典，只不过是离开了，心里对距离肯定的表现。而因为那个距离，追求是追求，我们心里究竟较为包容。

刊登于2000年1月1日

新电信和香港电讯可能合并的消息宣布后，除了关心新电信和英国大东电报局的谈判进展外，很多人的焦点其实还是落在香港的反应上面，就像香港的焦点必然会落在新电信的大股东是岛国政府一样。香港人会跳起来，完全是人们预料中事。很多分析员都承认这是一大反讽。两个在同一领域竞争激烈的对手，竟然可能合为一体！

如果看到香港媒体、立法议员和民间的立即反应，就看得出他们对岛国的恐惧感有多真实。“与敌共眠”已经算是比较平和的说法了，他们最初还把岛国想象成是颇为阴险的小人，准备通过入主掌握香港一条重要的生命线来瓦解香港的能力，废香港的武功。

目前拥有香港电讯的大东电报局也是外国公司，但是香港人对英国人还是流露一份眷恋和信任，或者如果准备和大东洽谈的是法国电信公司或者德国电信公司，相信香港人不仅会比较放心，而且还会为香港电讯得到欧洲公司垂青而受到鼓舞。偏偏来者是香港近年来最忌惮的对手，整个心情就轻松不起来了。在最没有政治敏感度的香港人心中，这宗商业交易却被看作充满政治意涵。《明报》的社论当时还马上帮政府出主意，怎样用招削弱香港电讯在市场的渗透率来使香港

合并的年代

电讯与其他公司更平等，主导性减少。《南华早报》一位对岛国很有意见的专栏作家一贯地点数了岛国政府一些不是，嘲笑新电信上回擅自帮所有客户扫毒的事。而《信报》的林行止也描绘岛国俨然掌握了香港的生杀大权。

不过，当我们暗笑香港反应过敏时，反过来把岛国放置在香港的立场上，或许岛国也会如此惊慌失措，只是报章上看到的情绪不会那么强烈而已。而在谈判架构都未公开，人们却已开始议论纷纷的过程中，香港人对岛国的种种假设，值得岛国自我反省。纵然有些丰富的想象充分显示港人对岛国一些运作情况并不了解，有些推测确实也近于荒谬，但这中间除了蕴藏香港自信心不足外，岛国在这个区域内的处境，就像一个人在公司里有所成就，踌躇满志，却必须小心翼翼处理人际关系一样。不是每一次的昂首阔步，在心理上都会被周遭的人接受；不是每一次自己的解释和逻辑，都能够完全让另一方信服。岛国的企业多数是政联公司，政府效率高、目光远固然得到认可，但是在岛国以外，它在其他方面负面的形象，却也往往显得更加抢眼。

翻翻最近半年的报章，公司与公司之间合并的新闻不胜枚举。如果现在上网看伦敦《金融时报》，在经济新闻底下的电信新闻当中，谁与谁合并、谁准备收购谁的消息层出不穷。新电信和香港电讯如果合并，从实践上来说，两个公司的文化将如何互相结合虽是一个问题，但从理论上来说符合世界大势，对除了日本之外，亚洲地区在环球化发展中能够建立较强的实力，也具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

在这个企业与企业之间不断整合的年代，岛国政府逐步削减在岛国政联公司的持股量，从企业圈淡出似乎是别无选择的决定，而这些公司本身也自然必须调整多年来总觉得背后还坐着一个强势政府的想法。多年来，岛国政府处处主导性极强，要如何说服别人和自己，相信岛国将“在商言商”，不把商业交易政治化，当中牵涉到的是各方

心态都必须改变的问题。尤其越是靠近的地区和国家，越是有更多不同层面的利益牵扯在一起，要共同面对这个大整合的年代就越不容易。如何超越国家与民族的界线，这次香港的例子应该能起提醒作用。

刊登于2000年2月12日

你们我们

新电信有意与香港电讯合并的建议还没有结果，半路却杀出了程咬金。李泽楷的出现，使到整件事更错综而精彩。就像《亚洲华尔街日报》前几天的一则报道一样，香港一些媒体也趁机炒起“两个李氏家族”的新闻，时不时就把这项近年来香港最精彩的大宗交易活动，和两位父亲扯上关系。

这样的商业交易，就因为大家各自所分析的“背后”，而有了不同的诠释，“背后”仿佛成了重要的据点，而且“动机”引人猜测。有的分析特别突出新电信是李显扬挂帅，是“资政李光耀”的次子，似乎更加强了岛国政府控制香港电讯具政治色彩的论调。对于李泽楷，香港媒体自然也毫不忌惮地讲起李嘉诚的影响力，尤其是李嘉诚拥有提供流动电话服务和固定电讯网络服务的和记黄埔。

这几天，我早上一睁开眼，耳边的收音机就传出各种各样的意见。不管这是不是渗入政治色彩，也不理会有“背后”父亲的作用是否得到证实，一些香港市民凭着各自的感性经验，似乎也就为香港电讯做了选择，而且每一个的感情都那么真实。我听着电台的节目，那些“呼应”的听众和节目主持人一样，对李嘉诚加李泽楷不怎么高兴，担心“李氏垄断”电信市场的局面会出现。

但是，那样的担心是从商业与普通消费者的心理出发的，无论这样的担心如何，他们还是会被看作是“自己人”。我听着一些民族主义情绪特别高昂的听众在节目里说：“李泽楷的盈动还是比较好的，毕竟是我们中国人的公司”。我还在想他的所谓“中国人”指的是华人还是中国国籍，但听众确实搬出了“黄皮肤”和“中华民族”这回事。主持人反问他，岛国也是以黄皮肤的人、“中华民族”为主，怎么就把岛国排斥在外呢？听众不以为然。

敏感而危险的情绪。我听后的心情十分复杂。这个电信事件和一些听众的几个电话当然不能代表什么，但我仍禁不住要想，在这个资讯科技把国与国的疆界都打破的年代，民族主义情绪是再起不了作用，还是更高涨了呢？而我们在面对这样的年代，是要更强调全球化，还是仍然要坚决抱持守护的心态，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

再想想人家如何将岛国排除在“中华民族”之外。虽然明知岛国强调的是多元种族的国家，但是当我们在马六甲海峡的南端被邻居看作是以“中华民族”为主的地方而步步为营时，从另一边厢，不是来自中国而是香港，突然听闻人家也直言岛国“非我族类”，我有些惘然。自己也知道，当我踏上祖先耕耘过的土地，我心里也清楚自己无法同它认同，但是当这条区别的线是由别人划出来的，阐明“你们”和“我们”不是“我们”，那种冲击是很大的。岛国不是在寻找扮演欧美国家和中国之间桥梁的角色吗？我们在人家的眼里到底占着什么样的位置？

这个电信交易最后到底成功与否是一回事。我越来越觉得这个过程在不同方面都具有教育意义。谁说这纯粹只是商业行为呢？

刊登于2000年2月19日

问题女人

到了适婚年龄而未嫁，经常引起亲朋戚友的关注，甚至担心，我自然非常过意不去。他们总是说“你眼界太高”或者“不要一天到晚的工作”。而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他们问起时，也鼓励他们“介绍介绍”，增加他们对我的人生前程的参与感，也确保他们觉得我对婚姻的态度还是积极进取，减少他们的忧虑。

该嫁未嫁，在岛国早已不仅被视为一种社会结构和经济方式改变所产生的现象，而是一个“问题”。在这个强调“问题”的环境中长成，心里自然对自己在婚姻上毫无成就惴惴不安，每每想起，就有种深深的愧疚。站在国家大义之下，谁都不能谈什么希望个人感受受到尊重。非常私人的感情轻易就成了一桩国家大事，匹夫有责确是放诸四海皆准的道理。

站在当政者的立场，从人口更替的角度来看，说穿了这会影影响经济劳动生产，或者改变目前的社会种族和家庭结构，那是不利的。站在亲朋戚友的立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硬道理。而且亲朋戚友同样也是看得长远，老来无人相伴，无子女照顾，晚年凄凄，那是不幸的。

不过，在这样的争议过程中，经常“不见了”的是“当事人”的立场和感情（噢，

对不起，这是国家的问题，必须理性，不能讲感情）。在这场延续了十几年的讨论中，没有改变的是女性的被动，讨论的前提早已定了下来，女性在社会中的定义和角色如此如此。在这个架构里谈，没有依循所分配的功能、角色，那自然而然就成了“问题女性”了。

我们几乎是“带罪之身”，对不起国家人民，江东父老，自然不敢高调。但最近看到有女次长谈起此事，分析现在的家庭结构潮流跟随欧美，“随着妇女争取更高的地位与权力，家庭就开始瓦解。我们是否要抵制西方的模式，以正确态度面对挑战，不要投降”，俨然大军压境大家要奋勇抵抗的呼声，让人不得不有所感触。

她是个善良而尽责的妇女，我知道她。但是我们的社会在如何维护传统文化的问题时，经常把文化截然两分成东西，女性单身趋势也套在这个框框里，而且呼吁抵制“西方模式”。这个说法是不是太简单了？工业革命在欧洲发生，然后历史不断演进，女性在过程中也参与了新的经济生产模式。当岛国在我们的时间和空间段落里开动经济生产的机器，女性开始接受教育，一些社会形态自然也就与其他工业社会的女性接近，所面对的问题有时也会共通了。所谓的争取女权，那是在法律上争取和男性有平等的地位，争取的是作为一个“人”的基本的法律权利。传统的欧洲妇女，谁说他们不重视家庭呢？截然两分是不是太危险的说法？

如果真的这么截然两分，倒过来看，似乎是肯定东方的模式。那我们要学习的是哪个时代的东方模式，是东方的哪一方呢？问题是，东方的模式是什么？适用于我们的社会结构、生产模式吗？能够配合整个社会走向成熟的阶段吗？

如果由上而下对于女性的定义和观念不跟着整个社会的进步而做调整，那或许才是更大的问题。嫁与不嫁或嫁给谁，生与不生，不是女性仅仅让人值得一谈的“问题”。

大专毕业的女性单身，经常让人看作是她们不愿放弃事业和前途的结果。非大专毕业的女性单身人数增加，相信有各种原因，但也许也可用来打破向来笼统地概括女性事业心强耽误姻缘的说法。事实上，这反映的可能是岛国社会的女性无论什么教育程度，已经更重视和更谨慎地做自己的选择和判断，包括择偶的时候。而无论是从个人的角度，或者站在国家的立场来看，女性心智更成熟和稳定的这一面，何尝不是值得我们欣喜的社会整体进步现象。

我的说法，或许很容易又会被归类为“争取女权”。但是从作为人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即使这样也叫作“争取女权”，那么要求人的感受受到尊重，这样的女权或者人权，又有什么不正确的呢。

刊登于2000年3月18日